

《状元谱》（一名：《打侄上坟》）

主要角色

陈伯愚：老生
 陈大官：小生
 陈夫人：老旦
 张公道：丑
 朱仓：丑

情节

陈伯愚老而无子，素行善。时值荒歉，陈伯愚开仓放赈，以赈贫苦。同里有张公道者，穷多子，进殮常不给，因率众儿同往陈伯愚处领赈，陈伯愚见其年只三十余，已有六子，回念己半世行善，膝下尚虚，不禁感慨系之。先是陈伯愚兄嫂临歿时，以子陈大官托陈伯愚，陈伯愚亦爱之如己出，为之教养，年十五即补弟子员。嗣以交结小人，流入狎邪游，遂听友朋唆，日夕与叔争吵，欲分爨，陈伯愚不得已，乃与以家产之半。不数年，陈大官赌博冶游，挥霍净尽，甚至流为乞丐，至是迫于饥，亦腆颜来叔处领赈。陈伯愚一见此玷辱门楣之子，不禁气忿交加，怒不可遏，恨击之至毙，妻闻之出劝，陈伯愚余怒未息，命抛尸郊外。幸伯愚妻出唤之苏，私赠以金，命其改换衣装，隔日再来，当劝汝叔收留也。不意陈大官才欣然怀金去，未及隔宿，其金即被偷儿盗去。时适清明，陈大官于市上乞得数钱，忽念及爷娘，遂将所乞钱购买纸帛，上父母坟哭祭。方化纸毕，忽陈伯愚夫妇亦至扫墓，忽见兄嫂坟前，已有纸灰，遂诘坟丁，坟丁告以故。陈伯愚见陈大官落魄至此，尚不忘祖先，知稚子犹可教焉。况陈伯愚前日怒责，本属一时之愤，旋即思念不置，至是，遂招之至，好言抚慰，携之归家。陈大官从此痛改前非，发愤攻书，后卒大魁天下，故剧名《状元谱》云。

注释

按此剧情节似出昆曲《绣襦记》中，惟中间稍异耳。

根据《戏考》第六册整理

【第一场】

（张公道上。）

张公道（念）家无生和意，吃尽斗量金。
 （白）在下，张公道。一生贸易经营，时运不济，屡遭饥荒。闻得前村陈员外家，开仓放粮，不免带领众孩们，前去领粮，也好度日。
 孩儿们哪里！

（众小孩同上。）

众小孩（同念）忽听爹爹唤，急忙到跟前。
 （同白）孩儿们与爹爹叩头。
 张公道（白）罢了。
 众小孩（同白）唤孩儿出来，有何吩咐。
 张公道（白）今有陈员外家开仓放粮，唤你们前来，一同前去领粮，也好度日。
 众小孩（同白）是。
 张公道（白）拿口袋随我来，带好了门。正是：
 （念）一去二三里，
 众小孩（同念）前村四五家。
 张公道（念）亭台六七座，
 众小孩（同念）羊肉熬冬瓜。
 张公道（白）咳，八九十枝花。
 到了，待我叫门。
 吓，门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子（念）一生为奴仆，终朝侍主人。

(白) 是哪个?
张公道 (白) 吓, 陈老哥。
院子 (白) 公道兄到此何事?
张公道 (白) 闻听陈员外放粮, 烦你通报, 我是来领粮度日的。
院子 (白) 请少待。
张公道 (白) 是。
院子 (白) 有请员外。
(陈伯愚上。)
陈伯愚 (念)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之家庆有余。
(白) 何事?
院子 (白) 张公道求见。
陈伯愚 (白) 说我出迎。
院子 (白) 员外出迎,
陈伯愚 (白) 吓, 公道兄。
张公道 (白) 吓, 呀呀, 员外。
陈伯愚 (白) 请进。
张公道 (白) 请。
随我进来, 见过员外。
众小孩 (同白) 参见员外。
陈伯愚 (白) 罢了。
吓, 公道兄, 这都是谁家的孩儿?
张公道 (白) 员外是我的儿子吓。
院子 (白) 喂。
张公道 (白) 除了员外, 他们是我的儿子。
陈伯愚 (白) 陈芝, 领他们后面用饭。
院子 (白) 是。随我来。
(院子、众小孩同下。)
陈伯愚 (白) 请问公道兄, 今年多大年纪?
张公道 (白) 不敢, 痴长三十五岁。
陈伯愚 (白) 呀, 三十五岁, 就有六个孩儿。
张公道 (白) 有道是穷人子孙多。
陈伯愚 (白) 好造化。
张公道 (白) 养不活。
陈伯愚 (白) 好福气。
(院子、众小孩同上。)
院子 (白) 你们谢过员外。
众小孩 (同白) 谢员外。
陈伯愚 (白) 请问公道兄到此何事?
张公道 (白) 闻得员外开仓放粮, 前来领粮度日的。
陈伯愚 (白) 陈芝, 取八人的口粮与他。
张公道 (白) 慢来慢来, 员外要赏, 必须要十人的口粮。
陈伯愚 (白) 连你夫妻才得八人, 怎说要十人口粮?
张公道 (白) 不瞒员外说, 我那贱内, 不久又要临盆了。
陈伯愚 (白) 就是生养, 也不过九人。
张公道 (白) 非也, 我那贱内不养就不养, 若养一胎, 定是两个。
陈伯愚 (白) 两个一定?
张公道 (白) 一定。
陈伯愚 (白) 有准?
张公道 (白) 有准。
陈伯愚 (白) 哈哈, 来, 取十人口粮, 棉布二匹。
院子 (白) 是。
来取。

(众小孩同允。)

众小孩 (同白) 谢过员外。
 张公道 (白) 你们先回去罢。
 (众小孩同允, 同下。)

张公道 (白) 请问员外, 膝下有几位令郎公子?
 陈伯愚 (白) 我么……咳!
 张公道 (白) 呀, 我问道员外有几位令郎公子, 他伸了五个指头, 莫非有五个儿子? 待我问声陈芝哥哥。
 院子 (白) 何事?
 张公道 (白) 我问员外有几位令郎公子, 他伸了五个指头, 莫非有五位公子。
 院子 (白) 员外没有儿子。
 张公道 (白) 吓, 这样善德人家, 没有儿子, 待我来奉承他几句。
 院子 (白) 好。
 张公道 (白) 吓, 员外, 常言道的好:
 (念) 紫竹林中生嫩笋, 老牛临危产麒麟。员外积得阴功在, 自有贵子来临门。
 陈伯愚 (白) 痴心!
 张公道 (白) 一定!
 陈伯愚 (白) 妄想!
 张公道 (白) 有准! 告辞。
 陈伯愚 (白) 陈芝代送。
 院子 (白) 送公道兄。
 张公道 (白) 吓, 陈芝哥, 你可有儿子?
 院子 (白) 也没有。
 张公道 (白) 吓, 也没有, 呀呀, 没有儿子的, 到了一家了。我来看一看。
 咳, 你有儿子, 你的耳朵小吓, “尔小生八九子”。
 院子 (白) 乃是一句诗。
 张公道 (白) 咋咋, 失言了。
 (张公道下。)

陈伯愚 (白) 陈芝, 张公道带领谁家儿子, 前来冒领粮米?
 院子 (白) 这都是他自己的儿子。
 陈伯愚 (白) 他才得三十五岁, 就有六个儿子?
 院子 (白) 也是祖上阴功积下来的。
 陈伯愚 (白) 哦, 是他祖上阴功积下来的。咳, 陈氏门中祖先吓!
 (西皮原板)
 张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
 陈伯愚年半百无有后苗。
 为儿女我也曾朝山拜庙,
 为儿女我也曾补路修桥。
 怕的是大限临无常一到,
 是何人到坟前把纸化烧。
 (白)
 闭了仓门。
 (陈伯愚、院子同下。)

【第二场】

(陈大官上。)

陈大官 (念) 贫居街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白) 在下, 陈大官。不幸幼年父母双亡, 多亏叔父扶养成。且喜一十五岁, 身入黉门。不该听信旁人挑唆, 回得家来, 与叔父朝吵暮闹, 问起情由, 我说要分门另住。我叔父情急无奈, 将娘舅接到家中, 将这上等家财, 平分一半。我就在外面昼赌夜游, 浪荡逍遥, 将家财花费已尽, 功名失落, 只落在这乞讨之中。如今闻得我叔父开仓放粮, 我不免前去领些粮米, 也好度日。正是:
 (念) 大官生来命运低, 失落功名被人欺。十字街前人取笑,
 (白) 咳!
 (念) 不怨旁人怨自己。

(白) 来此已是。
喂，陈芝哥，开门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是哪个叫门？

陈大官 (白) 是我吓。

(陈大官下。)

院子 (白) 这好像大相公。
吓，大相公请转！

(陈大官上。)

院子 (白) 你为何这般光景了呢？

陈大官 (白) 咳，再不要说起。自从与叔父吵闹分家之后，每日在外朝赌夜游，浪荡逍遥，将家财花费，失落功名，只落在这乞讨之中了呢。

院子 (白) 哎吓，如今前来则甚？

陈大官 (白) 闻得叔父开仓放粮，我是前来领粮度日的呀。

院子 (白) 如此请少站一时，待我禀明员外。

陈大官 (白) 是吓，陈芝哥转来。

院子 (白) 何事？

陈大官 (白) 你进去见我叔父，若喜在那里，将手一招，我就进来；若恼在那里，你手一丢，我就溜。

院子 (白) 是。
吓，有请员外。

(陈伯愚上。)

陈伯愚 (念) 有子无财终有靠，有财无子也枉然。

(白) 何事？

院子 (白) 大相公来了。

陈伯愚 (白) 哪个大相公？

院子 (白) 大官大相公。

陈伯愚 (白) 咳，叫他进来。

院子 (白) 是。
喂，大相公。

(陈大官跑。)

院子 (白) 你怎么溜了？

陈大官 (白) 我见你手一丢，我就溜了吓。

院子 (白) 哎，我这手刚刚举起来，未曾落下吓。

陈大官 (白) 未曾落下，如此是喜在那里，待我进去。
吓，叔父在上，侄儿拜揖。

陈伯愚 (白) 罢了。

陈大官 (白) 谢叔父。

陈伯愚 (白) 儿吓，一向可好？

陈大官 (白) 儿好，叔父可好。

陈伯愚 (白) 儿在外面的光景如何？
吓，你、你是陈大官？

陈大官 (白) 正是。

陈伯愚 (白) 陈敏生？

陈大官 (白) 是。

陈伯愚 (白) 为何这般光景？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儿在外面昼赌夜游……

(院子摇手。)

陈伯愚 (白) 下去！
快快讲来。

陈大官 (白) 浪荡逍遥……

(院子摇手。)

陈伯愚 (白) 吓，滚下去！

快快讲来。

陈大官 (白) 将家财化费，失落功名，如今落在乞讨之中了。

陈伯愚 (白) 嘎哈哈，唔，既落在乞讨之中，不在外面来乞，来到我家则甚？

陈大官 (白) 闻得叔父开仓放粮，侄儿也是前来领粮度日的吓。

陈伯愚 (白) 吓，儿也是前来领粮度日的么。

陈大官 (白) 正是。

陈伯愚 (白) 好吓，我陈氏门中的粮米，旁人领得，难道自己胞侄领不得？近前来。

(院子摇手。)

陈伯愚 (白) 下去！
儿近前来。

(陈伯愚扭。)

陈伯愚 (白) 儿是陈大官陈敏生？

(陈大官允。)

陈伯愚 (白) 好奴才！

(陈伯愚打。)

陈大官 (西皮摇板) 叔父不必怒气生，
侄儿言来听分明：
万贯家财俱花尽，
(哭头) 叔父吓！
(西皮摇板) 还要看在去世双亲。

陈伯愚 (西皮摇板) 提起了儿爹娘掌儿嘴，
活活气坏我年迈人。
万贯家财俱花尽，

(陈伯愚打。)

陈伯愚 (西皮摇板) 不如打死这败家的后根！

(陈夫人上。)

陈夫人 (西皮摇板) 只听前堂哭悲声，
急忙向前问分明。

(白) 吓，员外！

陈伯愚 (白) 咳！

陈夫人 (白) 在此拷打谁家孩儿？

陈伯愚 (白) 谁家的孩儿，要我来拷打，你去看来！

陈夫人 (白) 吓，他是陈大官？

陈伯愚 (白) 唔，陈大官！

陈夫人 (白) 陈敏生？

陈伯愚 (白) 好个陈敏生！

陈夫人 (白) 吓，少娘无父的孩儿，打他何来？

陈伯愚 (白) 吓，他少娘无父，难道我为叔父的，还欺压他不成？

陈夫人 (白) 不是吓，你打他我心痛吓。

陈伯愚 (白) 呀呀吓，你照这样儿子，养上几个，我打他你再心痛。不看半百夫妻，定要掌嘴！

陈夫人 (哭) 咳，儿吓！

陈伯愚 (白) 吓，我不准你哭！

院子 (哭) 大相公吓！

陈伯愚 (白) 吓，不许你嚎。看哪个大胆的敢哭吓！

哼哼。曾记得一双爹娘，染病在床，十分沉重，自知不久人世，言道但死之后，别无挂念，惟有大官孩儿年小，须要另眼看待，扶养成人。可怜我那兄嫂，说罢此话，双双一场大梦。那时你这刚刚七岁。为叔的送儿南学攻书，一十五岁身入冀门，何等不喜？儿在外面，听信旁人的挑唆，回得家来，与为叔的朝吵暮闹，问起情由，尔要分门另住。为叔的情急无奈，将尔娘舅请到家中，将这上等家财，分与尔一大半，尔就该发愤读书，把结功名，才是正理。你怎么在外面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失落功名，荡费家财，只落在这乞讨之中！安人，这奴才今年多大年纪？

陈夫人 (白) 二十一岁。
 陈伯愚 (白) 呀呀呸! 二十一岁的男子, 亦非是什么小孩童。陈门中的祖先吓祖先, 也不知哪一辈在外为官, 错断民间不到, 才生下这败家的后根。
 陈芝过来, 这奴才醒来, 与我快赶了出去!

陈夫人 (白) 员外请转, 大官儿气绝了。
 陈伯愚 (白) 吓!
 (陈伯愚摸。)

陈伯愚 (白) 呀呀呸!
 (念) 亦非愚呆并痴心, 不该败坏我门庭。叔侄好比黄粱梦, 你是谁来我何人!
 (白) 陈芝过来。
 (院子允。)

陈伯愚 (白) 奴才若是死了, 与我扯至荒郊。
 (陈伯愚下。)

陈夫人 (白) 将他唤醒。
 院子 (白) 大相公醒来。
 陈大官 (西皮摇板) 猛然睁开昏花眼,
 又见婶母在面前。
 (白) 哎呀, 婶母呀!
 陈夫人 (白) 这是自己不好, 非怪你叔父拷打。
 陈芝取两封银子来。

院子 (白) 是大封小封?
 陈大官 (白) 咳, 大封。
 陈夫人 (白) 你先等候几日, 待我相劝你叔父回心转意, 再接我儿进府来。
 陈大官 (白) 遵命。
 (西皮摇板) 辞别婶母出门庭,
 院子 (白) 大相公请转。
 陈大官 (白) 呀。
 (西皮摇板) 陈芝唤我为何情?
 (白) 唤我何事?

院子 (白) 这里还有些须银两, 带在身旁, 多买些纸墨笔砚罢。
 陈大官 (白) 你的银子, 怎好用呢。
 院子 (白) 日后功名成就, 将我另眼看待就是了。
 陈大官 (白) 陈芝哥呀!
 (西皮摇板) 如今事儿大改变,
 我主人反用仆人钱。
 大官若得时运转,
 将你名儿提在先。
 (陈伯愚内咳嗽。)

院子 (白) 员外来了。
 (陈大官下。陈伯愚上。)

陈伯愚 (西皮原板) 年迈无子实可惨,
 叫人终朝泪涟涟。
 一步儿来在前厅院,
 陈夫人 (哭) 陈大官, 敏生儿, 我的儿呀!
 陈伯愚 (西皮原板) 又听得安人哭大官。
 (白) 安人请坐。
 陈夫人 (白) 员外请坐。
 陈伯愚 (白) 大官儿哪里去了?
 陈夫人 (白) 大官儿去了。
 陈伯愚 (白) 可曾把什么与他?
 陈夫人 (白) 没有。
 陈伯愚 (白) 陈芝你可曾把什么与大相公?
 院子 (白) 也没有。

陈伯愚 (白) 不会办事。叫他转来。
 院子 (白) 哦。
 大相公! 大相公!
 吓, 员外, 大相公去远了。
 陈伯愚 (白) 不中用。
 大官儿回来, 为叔不来打你了, 你回来吓!
 陈夫人 (白) 大官儿去远了, 叫之不应。
 陈伯愚 (白) 咳, 这奴才有兴而来——
 陈夫人 (白) 无兴而归。吓, 员外只管在此拷打侄儿, 今当清明佳节, 祖先坟墓, 还未祭扫。
 陈伯愚 (白) 不是安人提起, 我却忘怀了。
 陈芝准备祭礼, 去到大员外坟前一祭。
 安人请。
 (西皮原板) 陈大官二十一却也不小,
 陈夫人 (西皮原板) 他不该将家财尽行花抛。
 陈伯愚 (西皮原板) 我二老年半百终身无靠,
 陈夫人 (西皮原板) 百年后是何人把纸化烧。
 陈伯愚 (叫头) 陈大官!
 陈夫人 (叫头) 敏生儿!
 陈伯愚、
 陈夫人 (同叫头) 我的儿吓!
 (陈伯愚、陈夫人同下。)

【第三场】

(陈大官上。)
 陈大官 (西皮摇板) 破屋又遭连夜雨,
 行船偏遇顶头风。
 (白) 咳, 真正倒运, 多蒙婶母赠我银两, 在土地祠打睡, 又被贼人偷去, 今当清明
 佳节, 在大街讨了几文钱, 买些纸钱, 与我爹娘上坟便了。正是:
 (念) 时不济来运不通, 拾着黄金变了铜。
 (白) 来此已是。朱仓、朱仓!
 (朱仓上。)
 朱仓 (念) 我名叫朱仓, 与人看坟台。开开门来看, 原来是陈大官。
 陈大官 (白) 哇, 陈大官也是你这奴才叫得的。
 朱仓 (白) 哎吓, 不要装酸。从前你有两个钱, 人家拍你马屁, 叫你大相公。如今你看看
 不如我呢, 陈大官将就点罢。
 陈大官 (念) 君子不得时, 反被小人欺,
 朱仓 (白) 谁是小人, 谁是小人? 有我这样大的小人? 你干什么来了?
 陈大官 (白) 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朱仓 (白) 你还有坟。
 陈大官 (白) 吓, 人穷连坟都没有了?
 朱仓 (白) 有有, 跟我走, 到了。
 陈大官 (白) 你看看这也是一个大洞, 那也是一条缝, 拿把锹来。
 朱仓 (白) 什么?
 陈大官 (白) 锹。
 朱仓 (白) 拿去。
 陈大官 (白) 你到外面去看, 员外来了, 报我知道,
 朱仓 (白) 是了, 你快点罢。
 (朱仓下。)
 陈大官 (白) 爹娘吓。
 (西皮摇板) 跪倒坟前珠泪滚,
 怨却孩儿不孝人。
 望来爹娘多保应,

保佑孩儿早成名。

(朱仓上。)

朱仓 (白) 员外来了。
 (陈大官、朱仓同下。陈伯愚、陈夫人、院子同上。)
 陈伯愚 (西皮原板) 三月三日正清明,
 陈夫人 (西皮原板) 家家户户上坟莹。
 陈伯愚 (西皮原板) 别人家有儿女何等侥幸,
 陈夫人 (西皮原板) 我二老年半百缺少后根。
 陈伯愚 (西皮原板) 将身儿我且把坟莹进,
 陈夫人 (西皮原板) 见几个来往的上坟之人。
 陈伯愚 (西皮原板) 望祖先在阴曹多多保应,
 陈夫人 (西皮原板) 保佑得我二老四时康宁。
 陈伯愚 (西皮原板) 叩罢了祖先爷站立不稳,
 陈夫人 (西皮原板) 上前去搀扶起年迈之人。
 陈伯愚 (白) 陈芝, 祭礼赏与朱仓。
 院子 (白) 祭礼赏与朱仓。

(朱仓上。)

朱仓 (白) 谢谢员外、安人。
 陈夫人 (白) 员外, 你我到坟前游玩游玩。
 陈伯愚 (白) 年年如此, 有什么游玩?
 陈夫人 (白) 怕的来年有你无我。
 陈伯愚 (白) 有你无我。
 陈夫人 (白) 彼此。
 陈伯愚 (白) 一样。安人你看青的是——
 陈夫人 (白) 松。
 陈伯愚 (白) 绿的是——
 陈夫人 (白) 柏。
 陈伯愚 (白) 松柏长青。
 陈夫人 (白) 牛马来往。
 陈伯愚 (白) 好个牛马来往。
 陈夫人 (白) 员外, 大哥、大嫂的坟墓, 哪个上了去了?
 陈伯愚 (白) 吓, 你我不来, 还有何人前来?
 陈夫人 (白) 纸钱灰未散, 上坟人去之不远。
 陈伯愚 (白) 唤朱仓。
 院子 (白) 朱仓!
 朱仓 (白) 叩见员外、安人。
 陈伯愚 (白) 大员外坟墓, 哪个上了去了?
 朱仓 (白) 清明节上坟人多, 谁家错上了坟了。
 陈伯愚 (白) 唔, 快快讲来。
 朱仓 (白) 陈大官。
 陈伯愚 (白) 吓, 陈大官, 也是你这奴才叫的么?
 朱仓 (白) 大官叔。
 陈伯愚 (白) 叫他前来。
 朱仓 (白) 大官叔。
 (陈大官内允, 上。)
 朱仓 (白) 大相公, 员外叫你。
 陈大官 (白) 说我不在这里。
 朱仓 (白) 员外, 大相公说: 说他不在这里。
 陈伯愚 (白) 呸!
 朱仓 (白) 这是怎么了?
 大相公。
 陈大官 (白) 什么?
 朱仓 (白) 你去罢。

(朱仓推陈大官。)

陈伯愚 (白) 怎么将他推倒在地。

朱仓 (白) 他要学武戏。

陈伯愚 (白) 下去。

(朱仓下。)

陈伯愚 (白) 奴才，敢是前来偷盗树木来了？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今当清明佳节，侄儿在街坊讨了几文钱，买些纸钱，与爹娘上坟来了！

陈伯愚 (白) 哎呀，安人，倘若你我二人下世，这奴才他就不来了。

陈大官 (白) 哎呀，叔父吓，倘若你二老黄金入库，孩儿照样前来烧纸化钱。从今以后，遇斧斧下死，遇涧水下亡，儿再也不来了。

陈伯愚 (白) 咳，儿吓！

(西皮摇板)

陈夫人 (西皮摇板) 小奴才说出这伤心话，
(白) 倒叫我年迈人珠泪如麻。

陈伯愚 (白) 吓，员外，我有意将大官儿收留名下，不知意下如何？

陈夫人 (白) 但凭安人。

陈夫人 (白) 大官儿，你叔父有意收留于你，你意如何？

陈大官 (白) 如此爹娘请上，受儿一拜。

(西皮摇板)

爹娘请上儿拜定，
从今以后当亲生。

陈伯愚 (白) 陈芝，回去取几件好衣帽来，接你大相公回去。

(院子允，下。)

陈伯愚 (念) 我儿改邪要归正，

陈夫人 (念) 莫学浪子花了心。

陈大官 (念) 立志休被旁人笑，

陈伯愚 (念) 从今要学人上人。

陈夫人 (白) 大官儿为何不走？

陈大官 (白) 怕叔父要打侄儿。

陈夫人 (白) 员外请转，大官儿怕你拷打，不回去。

陈伯愚 (白) 儿吓，从今以后，有口不来骂儿，有手不来打儿。这万贯家财，付儿掌管。成人也在儿，不成人也在我儿。

陈大官 (白) 哦，从今以后，有口不来骂我，有手不来打我。这万贯家财，付儿掌管。成人也在我，不成人也在我。这就是：

(念) 爹娘打骂终何用，成人还要哪、哪、自成人。

陈伯愚 (白) 好吓，好个“成人还要自成人”！大官儿，随为父的来吓！

(陈伯愚下。)

陈大官 (白) 是是。暖、暖，发了烟瘾了。

(陈大官、陈夫人同下。)

(完)